

云南冶金地質勘探工作十年

云南省冶金厅地質勘探公司經理 刘 岳

我省素以矿产資源丰富和冶金生产历史悠久而驰名。解放前，由于地主、官僚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长期統治，对矿山采取掠夺式的生产，只采不探，以致几个举世知名的大型矿山，有的早已停止生产，有的虽在生产，也是百孔千疮，朝不保夕。国民党反动政府虽成立过由十来个地質人員和三部破鑽机組成的云南地質調查机构，目的并不在于弄清資源，只是作为裝飾門面，欺騙人民，籠絡人心的工具。有的技术人員由于受帝国主义学者所謂“中国缺乏某些重要矿产”的謬論支配，普遍認為中国是“地大而物不博”“有名无实”，“前途不大”，抱着悲观消极的态度。虽有一些技术人員与此相反，但因得不到支持，也只好各憑自己的爱好，孤独地奋斗，漫无目的地进行地質調查，东拼西湊地做成几份支离破碎的地質图。虽有一定价值，但与新中国飞跃的工业建設要求相比，只是聊胜于无。

解放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地質勘探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迅速彻底地改变了面貌，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从建国开始，地質勘探工作就得到党的重視並在各个时期明确的指出了方針和要求，具体及时指出了工作方向，使其顺利前进。在三年經濟恢复时期，为保証將旧企业改变为社会主义新企业，在我省既有人員条件下，集結了一批技术人員，成立地質处(队)，开展 301 矿区及云錫的矿产勘探，初步扭轉了生产矿山的被动局面，地質工作有了真正的目的性。1953年，党制訂了过渡时期总路綫，随着大规模經濟建設开始，党把地質勘探工作放到“工业建設尖兵”这个重要而光荣的崗位上来。省委針对云南特点，正确指示我省地質勘探任务是保証生产，滿足設計要求，探清資源，为工业建設創造条件。省委和冶金部从各地抽調了大批干部和工人，成立了冶金系統地質勘探公司，大力开展了云南的地質勘探。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完成了云錫、瀾滄及 301 区、303 区、302 区等几个知名矿区的改建、扩建和新建的设计儲量任务，取得了巨大成績。1958 年根据党的社会主义建設总路綫和全民办地質的号召，省委又

及时提出边勘探、边建設、边生产的方針，在已获得初步儲量的基础上，集中力量，确保以昆鋼为主的生产建設資源需要，並围绕交通經濟条件和全省工业布局，选择富矿区，大、中、小型企业並举，有重点地进行其他金屬的勘探。

十年来，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兄弟单位的帮助指导下，我省冶金系統地質勘探工作，沿着党所指引的道路，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不断发展，从解放前十多个地質人員的小机构，发展而为现在将近一万名职工 300 多名地質人員的强大的地質勘探队伍，鑽机数量增加了 30 多倍。53 年至 59 年（59 年为計劃数）6 年中，完成了大量各种比例尺地質測量、淺井、槽探、岩心鑽探、坑探等工程。工程效率也有很大增长，以 1953 年为一百，1957 年岩心鑽探效率为 234%，机掘坑探为 7.1%；1958 年鑽探效率又比 1957 年翻了一番，坑探效率增长 47%。单位成本 1957 年較 1953 年鑽探降低 56%，1958 年較 1957 年鑽探降低 47.5%，机掘坑探降低 13%。

十年中，探明了大量的工业儲量，奠定了昆鋼、云錫、301、303 等企业的建設基础，找到並建立了十多个大、中型銅、鉛、鋅基地，发现和进行工作的矿种达 60 种之多，已进行初步评价或勘探的 53 种，已正式提交儲量，可供生产利用的 29 种，其中銅、錫、鉛、鋅等金屬的工业儲量居全国首位，充分証明云南地下資源极为丰富。

十年来，地質勘探工作的水平显著提高，大部份干部、工人和技术人員，由不懂到懂，由不熟悉到熟悉，逐步学习、摸索到地質工作的規律，基本上能担負起国家所交付的地質勘探任务。特别是工作的进展和新技术的掌握上，提高很大。第一个五年計劃期間，评价一个矿点，需要半年到一年時間，现在只需要 3 个月左右；过去勘探一个中型矿床要两年以上時間，大矿床则要 3 年以上，现在中型矿床的勘探只要一年左右，大型矿床两年左右。1956 年以前，只憑单纯的地質測量找矿，现在学会了利用物、化探綜合找矿，並收到显著效果。过去只进行銅、鉛、鋅、錫等

主要金屬勘探,現在學會並掌握了更多種金屬,以及非金屬原料和伴生稀有元素的評價與勘探,化驗上也掌握了稀土分散元素和鉛、鎘金屬的光譜和分析方法。施工上開始摸到了一套適合雲南岩層情況的施工方法。在工程效率上,大部可達到全國平均先進水平。總之,十年來的工作鍛煉,已經形成了一支綜合性的地質勘探隊伍,而技術水平的增長,由53年的全國支援,逐步轉為抽調技工近兩千人支援貴州、青海、甘肅及省內各兄弟單位。

我們工作的成就,是黨的正確領導的結果,由於堅持貫徹執行了黨的總路線和各個時期的政策、方針,批判和克服了各個方面的資產階級思想,保證了工作的勝利發展。

十年來,我省冶金系統地質勘探戰綫與其他各個戰綫一樣,存在着兩條路綫、兩種方法以及兩條道路的鬥爭,集中表現為“有、無”“點、面”“探、建”的爭論,以及黨能否領導地質,地質工作能否走群眾路綫等幾個方面。

雲南地區“有礦無礦”或大與小的爭論,從53年大規模經濟建設開始,就一直在冶金系統勘探部門存在,並或起或伏,或隱或現地繼續着。某些舊的工程技術人員把帝國主義份子論斷“中國缺乏礦產資源”的謬論奉為聖經,僅憑狹小經驗主義的生產知識,認為大而老的礦區,開采年深日久,“洞老山空”,新區又拘於“岩層不易成礦”“構造不利”等教條束縛,對雲南“遍地是爐渣,山山有土洞”的歷史事實,熟視無睹,看不見其遠景。幾年來地質勘探工作的實踐,充分證明前人的經驗,只能批判地接受,成礦雖有它的一般規律,同樣也有它具體環境的特殊性。事實證明雲南不是“礦產貧乏”,而是資源豐富,雲錫、301區不是“洞老山空”,而是“大有可為”,悲觀論者所謂不易成礦的“紅色高原”“無礦岩層”由於我們敢於面向現實,踏實工作,結果找到不少具有遠景的礦產基地,或由“小的礦山”變成了大、中型的礦山。

我省的地質勘探工作,是“從點到面”還是“面中找點”的點面之爭,是兩種方法的鬥爭。從本質上說,是多快好省與少慢差費兩條路綫的鬥爭。主張面中找點,主要是不結合雲南的具體情況,不管歷史上采挖過成百上千的礦點的客觀存在,不分時間、地點、條件,脫離生產地、機械地把“預、普、詳、精”和“百、十、萬、千”當成真規戒律,片面認為

“非先大面積填圖不能找礦”,甚至認為挨礦找礦,由點到面不是正規的地質科學的工作態度,或者認為這樣對研究理論作用不大。事實上,我省幾百年的土法采煉,已有成百上千的礦區、礦點,在現實條件下,還暫用不着從面上填圖找點,而點中選點,迅速評價出最好的礦點,又不是通過大面積填圖所能解決的任務。我們認為:地質為生產服務,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發展生產,是地質工作賴以發展的根本動力;脫離生產,為地質而地質是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思想反映。當然正規系統的地質測量和地層、岩石、構造等的研究,發現可能含礦的綫索,是發展地質科學的重要部分,在尚無礦點或尚未找到礦點的地區,是十分應該作的。但由於雲南省長久的生產歷史,爐渣土洞遍野滿山,工業建設迫切要求提交可供設計的儲量基地,再加現有地質力量有限,就應該而且必須從生產出發,堅持從礦點檢查入手,挨礦找礦,由點到面。在一個礦區蹲下來,鑽進去,從而由近而遠,由疏到密,由表及里,由淺而深的進行。幾年來,只要認真堅持了這個方針,就會由小到大,逐步發現和找到礦產,擴大礦區,既達到為生產服務的目的又收理論學術提高之效。十年來,我省找到的大、中型礦產基地,無一不是在前人工作的基礎上勘探出來的。這就充分證明“就礦找礦,以點為主,由點到面,點面結合”的找礦方針,在現實條件下是正確的。58年全黨全民辦地質的偉大實踐,也證明這個方針是群眾路綫在普查找礦工作中的具體運用,它完全符合於群眾找礦運動的形勢與要求,繼續貫徹這個方針,對直接為冶金工業生產服務的冶金地質勘探工作來說無論現在和今後,都仍然是一項重要的任務。

地質勘探部門是專干地質不考慮生產呢,還是“邊勘探、邊建設、邊生產”?幾年來也時有爭論。對這個問題,一部分同志認為:“邊勘探、邊建設、邊生產”會“妨礙勘探”“浪費資金”,主張勘探就是勘探,先勘探後建設,為找礦而找礦,不顧交通經濟條件,到邊遠地區去找大礦,非達幾十萬噸遠景不進行勘探。這種思想,完全違反了大中小相結合的方針,和多快好省的總路線,所探出的礦產,不是由於工業布局問題不能利用,就是礦石品位不合要求,造成國家投資長期積壓。在勘探手段上,爭論用鑽探或坑探哪種經濟,不願為生產創造條件。這種地質與生產分離的思想作法,勢必造成工作上的某些重複和脫節現象,拖延投產時間,影響建設進度。事實

証明“边勘探、边建設”，勘探考虑到生产，既勘探又管生产，是冶金工业地質勘探工作的正确方向。这样不仅不影响勘探，而且会加速勘探，可以根据生产的要求，扩大矿区勘探，可以根据生产的新情况，指导勘探。1958年全民性的群众办工业运动，在短短两三个月的时间內，生产了我省史无前例的銅、鉄、銅，同时完成了地質人員几十年所不能完成的大面积找矿工作，有力地說明“边勘探、边建設、边生产”的方針，确是多快好省地发展地質事业的方針，是我国大跃进的宝貴經驗，今后我們將仍然繼續貫徹。在已作出初步评价的地区，应该在进一步勘探的同时，考虑到設計生产要求，进行一些重型工程(如坑探)，提交部份高級儲量，密切考虑到生产要求，这样虽可能增加部分勘探投資，但可相应地减少建設費用，培养矿山建設力量，使探矿与生产紧密銜接，加速矿山建設。十年來，我們由过去的脱离生产到結合生产，进而坚持为生产服务，滿足生产要求，生产与勘探相互結合，相互促进，这是我省冶金地質勘探工作能取得較大成績的主要原因之一。

“党能否领导地質”“地質工作能否貫徹群众路綫”？是地質勘探战綫上两条道路的斗争。一部分地質人員，长期以来，認為地質科学技术工作不能走群众路綫，他們認為地質工作技术复杂，並強調地質工作是綜合性的科学，是統一的、完整的科学生产过程，把地質工作自夸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認為非經過高等教育的技术員、工程师、专家不能搞地質，非地質工作专业部門不能办地質。他們把地質工作局限在有限的几个人的小圈子里。右派份子則說什么“外行不能领导內行”“党不能领导地質”，要把党排斥在地質科学的大門之外。1957年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取得了政治战綫、思想战綫上的決定胜利。右派份子受到坚决打击，已完全孤立，“外行不能领导內行”“党不能领导地質”等右派言論被駁得体无完肤，广大职工受到一次极深刻的階級教育，划清了大是大非，提高了觉悟。在整风第四阶段，批判了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个人主义，开展了“兴无灭資”的尖銳斗争，巩固了工人階級的思想陣地，某些地質人員“釘錘一响，黄金万两”的資產階級思想得到批判和克服。特別是經過 1958 年全民大辯論，破除迷信，打破清規戒律，提倡敢想、敢說、敢做，解放了思想，全省以鋼为綱，全民大战銅、鉄、銅的伟大实践，带动了整个地質工作的跃进，彻底粉碎了地質工

作不能走群众路綫的技术至上論，从教条主义、經驗主义中解放出来。地質工作从“一把釘錘，一个罗盘”的冷冷清清的狭小圈子，走入到全民办地質的广阔天地，形成“正规軍、游击队、民兵”三支地質队伍結合的全省地質工作网，在全省广泛形成全党全民办地質的波瀾壯闊的局面，地質勘探工作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突变和飞跃。这一年中，提交了等于第一个五年計劃总和 70% 的銅儲量，等于 157% 的鉛矿儲量，等于 188% 的鋅矿儲量，等于 3300% 的鉄矿儲量，找到了 1300 多个大小矿点，提供了我省建設大中小型鋼鉄企业所需資源，为我省鋼鉄工业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这一年的岩心鑽探效率为第一个五年計劃平均的 300%，单位成本比第一个五年計劃降低 30%，全員劳动生产率比 1957 年提高 76%，等于第一个五年計劃的总增长率。这一年的巨大成就，充分証明了总路綫、大跃进、群众运动的正确。它給地質工作以无限巨大的生命力。1958 年的丰收是巨大的、肯定的，决不是右傾机会主义者所說的“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而是一个特大跃进。更重要的是地質勘探工作破除迷信之后，随之而来的生产力大解放，是今后組織更大跃进的基础。

十年来，云南冶金地質勘探工作的巨大成績，是中苏友誼的結晶，从 1953 年开始，原重工业部就從苏联前后聘請了 20 多位专家，來我省帮助指导地質工作，他們以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精湛的技术理論，和艰苦踏实的工作作风，在地質勘探工作的各个方面，都提出了极其宝貴的建議，对我省地質勘探工作，作出了卓越貢獻。

十年来光輝巨大的成就，应该完全归功于党的正确领导，党的路綫、方針、政策的正确。但我們也深深体会到，我們的工作还远远不能适应冶金工业不断发展的需要，我們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在 45 万平方公里的云南省境内，还有广大的处女地等待我們去开发，今后的任务仍很繁重。

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了在今年內提前完成或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的主要指标的战斗号召。这是一个伟大光荣的任务，我們满怀信心地积极努力，爭取在今年內提前实现或接近完成第二个五年計劃的地質勘探主要指标。我們决心鼓足更大干劲，高举总路綫、大跃进的的光荣旗帜，把云南冶金地質勘探工作推向一个新的高峰。